



冰河洗劍录

梁羽生小說全集



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冰河洗剑录（中）

（香港）

梁羽生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冰河洗剑录 中 / 梁羽生著. — 广州: 广东
旅游出版社; 花城出版社, 1996.3

(梁羽生小说全集; 45)

ISBN 7-80521-643-6

I . 冰… II . 梁… III . ①侠义小说 - 中国 - 现代
②长篇小说 - 中国 - 现代 IV . I 247.58

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
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, 邮编: 510600)

新华书店经销

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31.125 印张 748 千字

2001 年 7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8.00 元 (上、中、下)

(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)

第十八回 陷身不禁疑云起 脱险还惊祸未消

听这声音，似是一个人突然碰到了极其可怖的物事，生命即将毁灭一旦。江海天不假思索，立即飞奔出洞，向那声音的方向跑去。华天风正在静坐运功，猛然惊觉，急忙喊道：“江贤侄，你、你干什么？提防、提防……”可是由于江海天动作快极，他们之间又有一条横石阻拦，华天风要想拖住他已来不及。

江海天当然听到了华天风的喊声，可是他心里却在想道：“华老前辈也忒小心了，提防什么？欧阳姑娘遇到了危险我岂能不救？难道还会是什么诡计不成？”

心念未已，只见两条黑影已从树林里出来，月色虽然不很明亮，但从那苗条的身影，已可看出跑在前头的是个姑娘，而在后面追逐着她的那个人则是个身形古怪的男子，身材不到五尺，头颅很大，只有一条臂膊，而那条臂膊又长又大，手掌张开，就如一片乌云，向着前面那少女的头顶罩下。

江海天心头一震，“莫非这人就是毒手天尊？”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只见他那蒲扇般的大手堪堪就要抓到欧阳婉的顶心，江海天无暇查名问姓，一声喝道：“放手！欺侮女子算得什么英雄？”声到人到，身似离弦之箭，疾冲过去。

眼看只有数丈距离，几步可到，忽地一步踏下，脚步一浮，好像踏着了一团棉絮，江海天方觉有异，突然间已被一面大网网住。原来那张网就铺在地上，网是纯黑色的，即算江海天不是忙着救人，在黑夜之中，也难以发觉。

这刹那间江海天又惊又恐，正因为他以前曾中过欧阳婉的

一次诡计，而事后欧阳婉就以行动表示了她的忏悔，所以江海天才以为这次她是真的遇难，绝非诡计，哪知竟然又一次的着了道儿！

那张网慢慢离地而起，而且是越来越收缩，把江海天网得如同粽子。江海天恨声说道：“好呀，欧阳婉，你、你、你……欧阳婉我算是认得你了！”他用力撕那张网，以他的功力，本来一张犀牛皮也可撕裂，哪知这张网他竟然越撕越紧。原来这张网是用昆仑山的天蚕纺织成的，坚韧非常，非手指之力可以撕断。何况江海天又已被网在网中，有气力也难以完全施展。

就在这时，只见那怪人已停下了脚步，哈哈笑道：“欧阳二娘，看在你的份上，这小子我就不管他了。”与此同时，欧阳婉也在尖声叫道：“娘，你、你、你……原来你也在这儿，这、这、这是怎么回事。”

江海天仰面一望，只见在那棵大树横伸出来的树枝上坐着一个女人，可不正是欧阳二娘，她正在把被网着的江海天扯上去。

欧阳婉飞步跑来，大声叫道：“娘，这妖怪欺侮我，江相公是救我来的，你可不能害他！”欧阳二娘将绳子在树上打了个结，把江海天挂在半空，随即跳下树来，一手把女儿抓住，喝道：“你懂什么？我这是救他，谁说我是害他了？”

江海天中计遭擒，心头气恨之极，忍不住气，便破口骂道：“欧阳姑娘，你俩母女演得好戏，只是我姓江的也并非三岁小儿，再也不会受你骗了！”话犹未了，忽听得“嗤”的一声，原来是欧阳婉突然用力挣扎，袖子被她的母亲扯下了一幅，可是，欧阳婉刚冲上几步，听得江海天这样骂她，又突然似中了“定身法”似的，呆若木鸡，站着不动了。

就在这时，只见又是一条黑影，来得快得难以形容，那怪人哈哈笑道：“欧阳二哥，你来得正好，令千金要放人呢！”

霎眼之间，那条黑影已来到了欧阳婉的面前，厉声斥道：“不懂事的糊涂丫头，快给我滚回去，再要胡闹，看我老大的耳刮子打你！”

月色朦胧，江海天从网孔里看出去，虽然看不清楚欧阳婉脸部的表情，却见她娇躯颤抖，就似一株在狂风暴雨下的花枝，显见她是惊骇已极，她呆了片刻，突然便转身飞跑，跑出了十几步，才蓦地一声尖叫，跟着痛哭起来，哭声嘶哑，听得江海天的心肺都似要被那哭声撕裂，比起刚才她被那怪人追逐时的叫喊，更要令人难受！幸而她跑得很快，不过一会，她的影子和哭声都消失了。

江海天忽地感到内疚，心里想道：“莫非她是被迫来的，我错怪她了！”但转念又想：“不对，不对，她发出叫声引我出来，分明是和那怪人合谋害我！她和父母的那番做作，只不过是演戏一般，故意演来给我看的。”“可是，她哭得那样伤心，却又不似做作得来？”江海天左思右想，终是觉得疑团重重，难以解释。

被那怪人称作“欧阳二哥”的那黑衣人向江海天投了一眼、忽地向妻子骂道：“你怎么可以这样大意，他是金世遗的徒弟，身上又有裁云宝剑，你未封闭他的穴道，便将他搁在那儿！”他抬起手来，双指一弹，只听得“嗤嗤”声响，江海天胸部的“膻中穴”便突然感到一阵酸麻，原来他是以“隔空点穴”的上乘内功，用无形的罡气点了江海天的穴道。

欧阳二娘似乎颇惧怕她的丈夫，赔笑说道：“是我一时疏忽了，但有蒲先生在这儿，谅这小子也跑不掉。”那怪人道：“不敢。今晚我还得仰仗欧阳兄的大力呢！”江海天听了他们彼此之间的称呼，知道这独臂怪人确是那“毒手天尊”蒲卢虎，而这黑衣人则是欧阳二娘的丈夫欧阳仲和。

欧阳仲和道：“是时候了。”两人相视而笑，同时发声长

啸，欧阳仲和的啸声铿铿锵锵，带着金石之声；那蒲卢虎的啸声则如哭丧一般，令人有说不出的厌烦之感。幸亏江海天的内功底子极好，要是稍差的人，听了他们这种怪异的啸声，只怕立时便要发狂。

江海天心里想道：“这两人的邪派内功，都已到了极高的境界。只是还不够精纯，可惜我现在动弹不得，无法助华老前辈一臂之力。”原来江海天年纪虽轻，但他所学的内功，却是金世遗所授的世上无双的“正邪合一”的内功，对于各种邪派内功都了如指掌，因此他听了这两人的啸声，用不了多少时候，便能辨别出他们所练的是哪种邪派内功，同时便在心里冥思默想破解他们这种内功的方法。

他们的啸声还在林子上空回旋，江海天也还在用心思想，忽见蒲卢虎身形一晃，已飞步上前，拱手说道：“华老先生果是信人，俺蒲卢虎在这里恭候了。”江海天在网孔里望出去，原来是华天风已经到了。

华天风冷冷说道：“原来还有欧阳先生。”欧阳仲和道：“当年我多承指教，日前拙荆又蒙训海，所以我们今晚特借此机缘，来此恭迎大驾。一来是报答华老先生的盛情，二来也想再向华老先生请教请教。”他顿了一顿，露出奸狡的笑容，再接下去说道：“我刚才方知蒲先生与华老先生有约在先，真是太不凑巧了。请华老先生放心，我绝不乘人之危，倘若华老先生今晚精神不济，我改日领教，也无不可。怕只怕两虎相斗，必有一伤，我纵有心向华老先生领教，也难如愿。”

华天风一见欧阳夫妇与蒲卢虎同在此地，立即恍然大悟，这蒲卢虎就是得到欧阳二娘的通风报信，才会预先在自己必经之地相候的。但他也并不戳破，却沉声说道：“多蒙两位有心相候，我华某岂敢令朋友失望而归，就请两位都来赐教好了。只是我这位小友与此事无涉，也并非我请来助拳之人，还请两

位按照江湖规矩，将他释放才是。”

原来华天风早已知道他们夫妻的奸狡狠毒，所说的话绝难相信。而且以华天风的身份，也不能向欧阳仲和示弱，所以与其要提防他们的暗算，不如索性把话说明，让他们二人同上。

欧阳仲和嘿嘿冷笑，华天风双眉一轩，亢声说道：“怎么，可是老朽的话说错了么？”欧阳仲和冷冷说道：“华老先生的话没错，这姓江的小子确实与你们今晚的约会无关，但却与我欧阳仲和有关。他诱惑了我的女儿，败坏了我的门风，故此我要擒他回去治罪。”

江海天气得七窍生烟，无奈他的穴道未解，有口难言。华天风冷笑道：“我听得尊夫人可不是如此说。尊夫人与令媛日前曾到寒舍，我亲耳听得他们向江相公道谢，说是倘非江相公相救，令媛已难免受恶师的毒刑了。”

欧阳仲和道：“华老先生，你也是老于世故的了，难道连这个也不解么？此一时，彼一时。那时你与仲化子在一起，她们力有不敌，当然只有如此说法。”华天风道：“好，就算那是尊夫人的砌辞，但现在也不能只听你们一面之辞，你把江相公的穴道解开，让他也说说，”

欧阳仲和面色一沉，峭声说道：“华老先生，你左一句江湖规矩，右一句江湖规矩，这个规矩你总懂得吧？江湖之事，胜者为强，你有本领，尽可自己去解他的穴道。”

华天风大怒，唰的一声，拔剑出鞘，朗声说道：“欧阳仲和，你发招吧！”

蒲卢虎忽地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好啦，早些动手，免得许多啰唆！华天风，有本领你再削我一条臂膊。欧阳二哥，请让我先报此仇！”活声未了，抢上前去，便是一掌。

华天风见他手掌一起，便是腥风扑鼻，也不由得心头一凛，但他惯经大敌，虽知蒲卢虎的毒掌已比从前练得更为歹

毒，却也不惧。他脚踏五门八卦方位，倏地一个“移宫换位”，长剑一指，一招“横云断峰”，已抢到蒲卢虎的侧边，一剑向他的手腕刺去。

双方距离还有数步，但华无风的剑尖一颤，便听得“嗤嗤”声响，原来是剑风激荡气流，剑未刺到，那股无形的劲力已先袭来。蒲卢虎只觉手腕刺痛，一掌打歪，华天风的长剑一圈，便来削他的手指。

欧阳仲和蓦地一声大喝，一掌便劈过去，华天风冷笑道：“好，你们还是一齐上的好！”欧阳仲和一掌劈出，接着一指戳来，华天风右手的长剑仍然指向蒲卢虎，左手的长袖一拂，竟然也用的是流云剑法，长袖挥动，“啪”的一声，向欧阳仲和的虎口“斩”下。

欧阳仲和识得厉害，急忙一个“盘龙绕步”，回指戳出，这一来他那一掌就劈了个空，可是，华天风的衣袖也没有“斩”中他的虎口，他食指一伸，“嗤”的一声，却把华天风的衣袖戳破了一条裂缝。

华天风也识得欧阳仲和的厉害，他这一招“流云飞袖”本来只是想化解对方的掌力的，但他却忽视了欧阳仲和的指力，哪知欧阳仲和的指力竟另有一功。

欧阳仲和的手指并没有沾着华天风的皮肉，但在他手指戳穿衣袖之际，华天风却陡地感到一股热浪迫来，皮肉竟似靠近一块烧红的铁板似的，要不是华天风内功深厚，换了他人，臂皮可能就要烧焦。

这三个人的动作都快如闪电，蒲卢虎得欧阳仲和之助，也避开了华天风那一剑，但听得“铮”的一声，华天风的长剑已被蒲卢虎一指弹开，但华天风立即横剑一封，剑尖抖动，将蒲卢虎的任、督二脉的七处大穴，都笼罩在剑势之下，蒲卢虎当年曾在他这口剑下吃过大亏，这时虽然占了点小小的便宜，心

中还是畏惧，不敢贸然的扑过来。

欧阳仲和却是一退复上，哈哈笑道：“华老前辈既要伸量于我，我也只有恭敬不如从命了。”笑声未了，陡地又是大喝，掌指兼施。华天风这时瞧得分明，他戳来的这一指，指头赤红如火。

华天风也禁不住心头一凛：“原来他竟练成了霹雳掌与雷神指这两门绝技！”这两门绝技都是极其厉害的邪派功夫，霹雳掌用的是阳刚之力，雷神指则更是以本身的纯阳之气发出，两者配合，相得益彰，而且他每次发掌之时那一声大喝，也足以与佛门的“狮子吼功”匹敌，同样可以用来制敌心神，配合他那霹雳掌与雷神指的进攻。

华天风沉着应付，剑光霍霍，衣袂飘飘，他这流云剑法展开，当真有如流水行云，飘逸之极。欧阳仲和与蒲卢虎连番攻击，再也不能碰着他的身子。

江海天在网里凝神观战，忽见华天风的剑光渐渐黯淡，他那柄长剑本是光华耀目的，过了一会，竟变得如同顽铁一般，黯然无光。原来他的长剑被蒲卢虎的毒指弹中，剑身都已变得紫黑了。而且他的剑上染了毒，随时都有可能传到他的手上，因此华天风不得不加倍留心。江海天正在暗暗惊心，忽听得又是“铮”的一声，这一回蒲卢虎竟然弹中了他的剑柄。

欧阳二娘走到树下，笑吟吟地道：“江相公，你明白我的一片苦心了吧，要不是我将你擒在网中，你定然去助那华老头儿，岂不是白搭了一条性命么？”

江海天闷哼一声，心里想道：“你也忒把华老前辈看小了，你以为他就准输了么？”这几句话他几乎忍不住就要说出来，但话到口边，仍然吞了下去。

原来江海天懂得颠倒穴道的功夫，这时他已暗自运气，解开了穴道，但一来他穴道初解，气血运行尚未正常，手足仍然感到麻木不灵。二来他在一时之间，也还未想出破网而出的办

法，故此他仍然要装作穴道未解，不能说话，免得欧阳二娘再加害他。

欧阳二娘话犹未了，忽听得华天风一声叱咤，“嗖”的一剑削过去，随着飞起一蓬东西，似乱草一般在空中飘下，原来是蒲卢虎那一头乱发、已给华天风一剑削去了一大片，几乎变成光头了。

蒲卢虎一时冒进，虽然弹中了华天风的剑柄，自己却几乎送了命，不由得暗暗寒心，连连后退。

欧阳仲和道：“蒲兄不必着慌，看我的！”他大喝一声，双掌一搓，忽地溅出点点火星，随着他手指所戳之处，华天风的长衫已然着火，登时烧了起来。

华天风喝道：“这件破衣送了给你吧！”也不见他用手脱衣，那件长衫已然解开，他用了一个身法，倏地一个盘旋，双肩摆动，整件长衫便飞了出去，带着融融的火光，向欧阳仲和罩下。

欧阳仲和虽没给长衫罩着，但也吓了一跳，华天风揉身急迫，嚓嚓嚓连环数剑，把欧阳仲和迫得手忙脚乱。

蒲卢虎忽然哈哈大笑道：“欧阳二哥，不必怕他，他已是强弩之末了。”挥舞单臂，再来攻击华天风。火光中，欧阳仲和见华天风的面上已透露一重黑气，欧阳仲和恍然大悟，笑道：“蒲兄，你的毒手天尊的称号，果然名下无虚。”

蒲卢虎道：“欧阳二哥，你不要只是赞我。华老先生号称华山医隐，本领也确是不凡。可惜他现在不能专心运功疗治，再过一时三刻，只怕他的手足便要不听使唤了。哈，哈，华老先生，你深通医术，怎么还要和我们拼命？你可知道，你打得越凶，毒就要发作得越快么？”他和欧阳仲和一唱一和，意欲瓦解华天风的战意，令他不战自屈。

哪知华天风却也忽地哈哈大笑道：“原来我还有一时三刻

可以活命么，好，那么你们就逃不过一时三刻了。”

笑声中只见华天风身形一晃，俨如鹰隼穿林，倏然间已欺身到了蒲卢虎的身前，但听得“蓬”的一声，双掌碰个正着，这一掌直把蒲卢虎震出了数丈开外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他倏地一个转身，又迎上了欧阳仲和，一招“星落九天”，剑尖抖起了九朵剑花，连袭欧阳仲和的九处大穴，欧阳仲和确也了得，在百忙中使出了“铁板桥”的功夫，双足钉在地上，身躯后弯，平直得竟如铁板一般，华天风喇的一剑从他的面门削过，竟未曾伤着他。

欧阳仲和大喝一声，趁着华天风剑招使老，新招欲发未发之际，早已一个“鲤鱼打挺”，翻起身来，双足齐飞，掌指并发，双足交叉踢华天风膝盖的“环跳穴”，掌劈额门，指戳前胸。刹那之间，四招并用，当真是厉害非常。哪知华天风早料到他如此应着，长剑一圈，已是身随剑转，反削他的双足，同时骈指如戟，从剑底下倏然戳出。

欧阳仲和足未着地，顾不得攻敌，两膝一碰，竟将身形向旁边挪开了三尺，但华天风这一剑他虽然避过，掌心却已给华天风的双指戳上，饶是欧阳仲和功力深湛，给他这么一戳，也似银针刺体一般，内家真气也给他这一戳泄了几分，霹雳掌的功力也因而减了。

但华天风以指敌掌，指力总是不如掌力，华天风的用意在破他霹雳掌的阳刚内劲，虽然奏效，可是本身也给他的掌力震得踉踉跄跄，连退数步。

蒲卢虎“哇”的一声，吐出了一口鲜血，翻身复上，大怒喝道：“华老贼，你当真不要性命了么？老子和你拼了！”华天风冷笑道：“要拼便拼，何必多言！”挥掌迎上，丝毫不怕他的毒掌！

原来华天风因为已经中毒，所以反而不似先前顾忌，他心

里这样打算：今晚之战，只有两个可能，一个是死在敌人之手，那么受毒深些或浅些，都是一样；另一个可能是自己打败了敌人，那么反正已中了毒，要在事后治疗，受毒深些，亦不过多费些时日治疗而已。所以华天风顾忌之心一去，便索性硬接蒲卢虎的毒掌了。

华天风战法一变，双方恶斗得更其激烈，当真可以说得是舍死忘生，江海天看得目眩神摇，惊心不已。不过片刻，只见欧阳仲和中了华天风的一剑，而华天风也给他戳了一指，欧阳仲和血染衣裳，华天风的紧身内衫也给戳穿，露出了一片焦黑的皮肉。江海天这时只有一个念头，必须赶快脱身，去助华天风一臂之力。

欧阳二娘也是同样的心思，想去援助她的丈夫，但她深知华天风的厉害，只怕自己插不进手，踌躇片刻，忽地笑道：“有现成的宝剑在此，我何不取用？”

就在此际，忽见那张大网一荡，江海天哈哈笑道：“不敢有劳二娘来取，我自己双手奉上！”欧阳二娘大吃一惊，正要伸手抓住那张网，只见剑光一闪，江海天已然破网而出。

原来江海天穴道早解，只是身在网中，悬在半空，手足难展，不使用力，这时得欧阳二娘一言提醒，想起自己身有宝剑，何不利用，人急计生，将那网荡到树边，双脚一勾，把树干勾住，有了凭借，毫不困难的就把宝剑拔了出来。他这柄裁云宝剑可以削铁如泥，吹毛立断，天蚕丝织成的网虽然柔韧非常，普通刀剑割不破，但用裁云宝剑，却是剑到功成。

江海天弄破了网，立即连人带剑，化成了一道长虹，向欧阳二娘凌空刺下，欧阳二娘横拐一封，但听得“咔嚓”一声，杖头削去了一截，可是欧阳二娘运用借力化劲的功夫，轻轻一带，却将江海天的劲道解了，左臂一勾，便来抢江海天的宝剑。

欧阳二娘的身手已是矫捷非常，可是她分明已欺到了江海

天的眼前，一抓之下，却竟然抓了个空。心中一凛，方待移形换位，变招攻击，只听得江海天已是一声喝道：“着！”剑光过处，将欧阳二娘的袖子削去了半段！

江海天用“天罗步法”，从欧阳二娘绝对意想不到的方位出剑，这一剑本来可以将欧阳二娘置于死地，但他究竟心地善良，且又念在欧阳二娘乃是欧阳婉的母亲，不忍遽下杀手。

欧阳二娘是何等人物，若论本身的武功，她实在还在江海天之上，江海天正在喝道：“快放我过去，否则休怪我……”“剑下无情”四字还未曾道得出来，欧阳二娘已是倏地转身，拐杖掉过头来，勾住了江海天的宝剑，江海天用力削去，哪知竟然削它不动，原来他那宝剑已是和拐杖牢牢的黏在一起，既难以向前削去，后撤也撤不回来。

原来欧阳二娘是用她独门的“借力化劲”功夫，更用上了一个“黏”字诀，存心要和江海天拼耗内力。她已知道江海天不是易与之辈，而且又有天下无双的宝剑，更难抵敌。因此只有用这个法子，待耗尽江海天的内力之后，宝剑自然可以唾手而得。

欧阳二娘自以为打得如意算盘，却不知正是攻敌之所长。江海天限于年纪，其他方面的武功火候或许不足，但在内功方面，却是自幼便打好了基础的，他在金世遗门下八年，得金世遗以秘法传授，早已接近了“正邪合一”的境界，八年的功夫，胜过别人二三十年的功夫。欧阳二娘只觉对方的内力源源而来，竟似无穷无尽，不由得大为震骇。只好运足了十成功力，加紧施为。

欧阳二娘固然震骇，但江海天更为焦急！这时华天风正是与那两个魔头斗到最激烈的时候，江海天耳边厢但听得欧阳仲和声声大喝，蒲卢虎怪啸惊心，目光一瞥，只见三个人都已血染衣裳，华天风身法迟滞，剑招使出，已远不似刚才的潇洒自

如！江海天想摆脱欧阳二娘，但在迫切之间却又摆脱不得！

江海天好生后悔，后悔刚才那一剑手下留情，未曾伤了欧阳二娘。忽地他想起了师父给他的教训，叫他在江湖行走必须记住的一句话：“以其人之道，还治其人之身！”倘若敌人是个奸狡之徒，你就切不可自作君子。他凶，你就要更凶，他狠，你就要更狠！

欧阳二娘加紧施为，忽觉江海天的内力渐渐减弱，心中大喜，想道：“究竟他还未有几年功力，终是不能持久！”再过片刻，江海天气喘吁吁，已显出不支之象。欧阳二娘虽然觉得他败得太快，有点奇怪。但比拼内功不同别样，比别种功夫，可以诈败，比内功却是不能诈败的，因为双方以内力相拼，你一诈败，将内力减弱，那就是自取杀身之祸了。

欧阳二娘笑道：“江相公，你歇歇吧，宝剑拿来！”拐杖一挺，运足了内功压去，只听得“咕咚”一声，江海天已倒在地上。

欧阳二娘连忙奔上去抓他，心里想道：“为了婉儿的原故，我且留他一条性命。”江海天在地上打了个滚，到了树下，突然一跃而起，将那张网拿了下来，一声笑道：“多谢你一片好心，请你也入网吧！”出手如电，倏地将那张网向欧阳二娘当头罩下，两人这时距离极近，欧阳二娘猝不及防，竟给江海天擒入网中。

原来江海天的内功自成一家，怪异之极，他可以将内功凝聚护身，不怕对方乘虚进击，因此，别人比拼内功不能诈败，他却可以诈败。他就是因为欧阳二娘处处使诈，所以他这次也以诈术胜她。

江海天提起了宝剑，忽地转念一想：“刚才我诈败倒地之时，她没用拐杖击我，可见她也不是存心害我。”心念一转，宝剑倏地收回，倒持剑把，将剑柄一撞，撞中了欧阳二娘的麻穴。大笑说道：“你也歇一会儿吧，这穴道在一个时辰之后便

会自解。”

江海天一个转身，飞奔过去，华天风叫道：“江贤侄，小心！”只见蒲卢虎已迎面前来，大笑说道：“你这小子有多少道行，也敢上来送死？”

江海天不理不睬，二话不说。唰的一剑便刺将过去，这一剑气势如虹，名为“双龙出海”，先刺左方，再刺右方，剑势本来凌厉之极，可是蒲卢虎是缺了一条右臂的，先刺左方等于“无的放矢”，蒲卢虎本就轻敌，又见江海天出剑错误，更是不把江海天放在眼内，他毫无顾忌的，哈哈大笑，毒手便向江海天的头顶拍下来。

蒲卢虎满心以为这一掌拍下，江海天决难活命，哪知就在这俄顷之间，江海天的宝剑已突然变了方向，似左实右，剑光闪处，“咔嚓”一声，蒲卢虎仅存的右手，中食二指，又已给江海天削断了，若不是他逃得快，整个手掌都几乎给宝剑割去！原来江海天心地纯厚，但人却极为聪明，对武学的悟性也高，他人在网中的时候，早已想好了对付这两个魔头的方法，他正是要利用蒲卢虎轻敌的心理，给他一个错觉，刺他的左方，让他以为对方真是毫无经验，出剑错误，这才能出其不意的克敌制胜。

蒲卢虎厉声怒嗥，虽然愤恨之极，却已不敢接战，转身飞逃，欧阳仲和大怒，身形一晃，倏地便绕到了江海天背后，大喝一声，掌若奔雷，向江海天的背心击去，华天风大惊，但他身上中毒，此时毒性已大大发作，双脚麻木不灵，想去援救，已来不及。

但听得“蓬”的一声，欧阳仲和这一掌已击中了江海天的背心，他这“霹雳掌”与少林派的“金刚掌”异曲同工，乃是最猛至刚的掌力，他在这一掌发出之际，心里想道：“毙了这小子，也好让女儿断了念头。”

哪知心念未已，就在他的手掌击中江海天背心的时候，忽觉对方的身体有股弹力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江海天非但不倒下，且已倏然的转过身来！

欧阳仲和这一惊非同小可，以为江海天已练成了至高无上的“金刚不坏神功”，顿时间不觉呆了。哪知江海天的内功虽好，却还未曾到那境界，原来他贴身穿着乔北溟三宝之一的白玉甲，这宝甲本来是要送给谷中莲的，他人太老实，一路上不敢穿，故此前次受了阴圣姑“神蛇掌”的伤害，但正因为受了那次教训，所以今晚他便穿在身上，准备帮华天风来对付蒲卢虎，却想不到蒲卢虎一招便败，在对付欧阳仲和时才刚好用上。

但欧阳仲和毕竟是个武学名家，武功胆识都在蒲卢虎之上，虽然骤吃一惊，却还能够随机应变，就在江海天转过身来，尚未决定是用掌还是用剑之际，欧阳仲和已是一指戳来，正点中江海天的腕脉，江海天只觉如同火烙一般，“当啷”一声，裁云宝剑已脱手落地。与此同时，欧阳仲和亦已转身逃跑。

江海天可算得幸运之极，倘若欧阳仲和在点中他腕脉之后，再发一指，点他的太阳穴或眉心穴，那都是宝甲保护不到的地方，江海天纵有护体神功，亦决难抵御，不死亦必重伤。只因他不知道江海天的真实本领，刚才劈了他一掌，见他毫无伤损，只道他已练成“金刚不坏神功”，自己断难敌抵，所以在戳了一指之后，便立即逃走，而他那一指，原意也不过是因为不甘束手被擒，故此勉力而为，临危自救而已，根本就想不到会伤得了江海天的。

待他听到江海天宝剑坠地的声音，方始心中一动：“奇怪，难道是我走了眼了？”这时华天风正在脚步踉跄的向他冲来。欧阳仲和恶念陡生，想道：“不如再试一试，若然那小子果真